

被病娇缠上了，该怎么办？

我一个炮灰女配，却被疯狂迷恋女主的研究员困在了实验室。

他在我身上不断做着实验。

后来，在无数个痛苦不堪的深夜，他都抱着我，眼尾泛红，哑声说着「对不起」。

直到我忍受不了求他杀了我时，他眼也不眨地将那药剂注射进自己的身体。

1

我是被疼醒的，全身像是被碾碎了般疼。

动了动手指，我慢慢睁开眼，入目的是一间白的刺眼的实验室，四周都是各种精密的仪器与器皿。

此时的我正躺在一张实验台上，身上只盖了一层轻薄的布料，堪堪到膝盖的位置。

门被打开，走进来一个男人，身穿白色实验服，修长的手指握着一支钢笔，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幅金丝眼镜。

额前的碎发微微掩住眉心，一双眼睛凉薄得紧。

「醒了？」声音也透着一股清冷。

我忍着剧疼，问了句，「这.....是.....哪儿？」

说完嗓子像是刀割般疼，连呻吟都不敢发出。

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几秒后移开，从旁边抽出一张纸，捏着钢笔在上面写着什么。

从始至终，都没再说一句话，只剩下笔尖发出的「刷刷」声。

不知等了多久，他才停笔，将纸折好同钢笔一起放进胸前的口袋里。

我放轻呼吸，见他低头，目光从我颈间慢慢往下移，随后转身走了几步到一张实验桌前。

半分钟后，他又走了回来，指尖夹了只针管，里面是无色液体。

几乎是下意识的，我的身体微微发颤，看着针尖溢出的液体，央求地望着他。

略过我的眼神，他用微凉的手指按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将针尖扎了下去。

很快，我就开始犯晕，但身体却越来越疼，连毛孔都泛着疼意。

我侧过脸，眼角划过泪，抖着手揪住他实验服的衣边，却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手指被无情地扯开，他忽然弯腰双手撑在我的两侧，看着我无力地动着，淡淡道：「疼吗？你将唐若若丢下离开时就该知道这后果。」

就在我拼尽全力在脑海思索唐若是谁时，又听他继续道：「唐水水，这还不够.....」

说完，他抬手抹了抹我眼角那早已分不清是汗还是泪的水滴，「等我找到了若若，就会亲手杀了你。」

实验室的门被关上了，耳边只剩下仪器的「滴.....滴.....」声。

我望着上方的实验灯，只觉得这就是一场梦。

唐若若，唐水水.....

这明明是网络上正大火的一本末世小说的女主和女配，也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刚刚那个男人.....

该是书中那疯狂迷恋女主的研究员，秦泽，若真说起来，他连男配都算不上，只是个男 N 号，最后还死在了女主手中。

我被抓来的原因，则是在被丧尸追赶时，丢下了我的妹妹，唐若若。

他将我抓过来，一边是为了给唐若若报仇，一边是给唐若若试药。

可我不是唐水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那本小说也只是粗略地看了看，亦不清楚细节。

我只知道，我的结局，的确是死在了秦泽手中。

2

唐若若的血液里有一种毒，会影响到她异能的觉醒。

秦泽不能让唐若若犯险，所以，选择了和唐若若有血缘关系的我。

我不能留在这里，我会被秦泽折磨死的。

可我也不能逃出去，这实验室的外面，不知道会有多少丧尸。

绝望地闭上眼，忍受那一波又一波疼痛。

脑中突然蹦出一个信息，书中提到，秦泽一直在研究一种避开丧尸的药液，现在.....不知道他研究出了没有。

之后的一周，秦泽每日都会过来给我注射，无论我如何哀求，他都不会有丝毫犹豫。

最后一次注射完后，他低眉看着我，冷冷道：「还剩下最后一种药，三天后开始进行。」

在他走到门边时，我开口叫住他，「秦泽，」抽了口冷气，我继续道：「你.....你有没有想过，她根本不需要你做这些？」

因为唐若若血液里的毒，是男主找到药解的，和他秦泽没有关系。

他轻笑一声，「你的话，并不能改变我的任何决定。」

后来的三天，秦泽确实没再给我注射药剂，只让我每天喝点粥。

第三天，当他端着碗离开时，我动了动手腕，发现身上的痛没有那么深入骨髓了，便压着身上的布料慢吞吞下了实验台。

躺了多日，身上没有丝毫力气，额角慢慢冒了些汗珠，我扶着桌子艰难地走到存放药剂的柜子前。

一瓶一瓶地翻看药剂，仔细看上面的名字，看一会儿，歇一会儿，汗珠从鬓角滑到下颌。

看了一大半，也没有找到，正当我靠在一边喘着粗气时，身后忽然响起一道低沉的声音，「你在找这个吗？」

我猛地转过身，看见秦泽一手插在口袋，一手捏着一瓶蓝色药液，慢慢走近我。

压在胸前的手紧紧攥着布料，另一只手背在身后捏紧手术刀，盯着不断靠近的男人。

就在他与我只剩一步距离时，我咬唇使劲握着手术刀向他刺过去。

他却反应极快地抓住我的手腕，神色不变，手指微动，我便痛得松开了手术刀。

「哐当」一声坠落在地。

他举起手中的药瓶，当着我的面松开了手。

碎了。

「想出去？」他微低着头看着我的眼睛，「好啊，那就出去。」

说着他就不容反驳地将我往门边拖，一把将我推在门上，透过那扇不大的玻璃口，我看见铁围栏外密密麻麻，浑身是血的丧尸。

见此，我终于崩溃地哭出声，拽着他的袖口央求：「我不要，我不要.....」

他却充耳不闻地按下密码，随着门一点一点打开，我心中的恐惧升到了极点。

死死抓住他的衣角，我哭着求他，「不要，秦泽，秦泽.....我不要出去.....我救过你一次，我救过你一次的，你放了我好不好，你放过我一次好不好.....」

嗓子几乎哭得哑了，也没力气继续站着，快要倒下去时，他忽然双手握住我的肩膀，眼里有些错愕，「你刚刚说什么？」

3

我拼命回忆书中的情节。

双腿颤着，借着他的力才站稳，「当初.....当初在 X 市，是我，是我救了你。」

那时候丧尸刚刚在 X 市爆发，整个城市迅速被封住，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放弃这座城市。

男主当时还只是个大学生，被困在了学校顶楼。

是原主唐水水求着他爸爸让人用直升机将他救出来的，一同救出来的还有与他待在一起的几个学生。

秦泽便是其中之一。

后来，唐水水一门心思照顾男主，至于其他人去了哪里，她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听我说完，他突然松开了双手，我身体一软，便倒在地上。

他将双手插在实验服的口袋，居高临下地望着我，「哦？那我应该感到庆幸，当初正好和宋觉非待在一起，是吗？」

宋觉非，书中的男主。

微卷的长发垂落下来，我仰头看着他，手心微湿，扯住他的裤脚，「我，我不要出去。」

他避开我的手，退了半步，半蹲下来，伸手捏住我的下巴，微微挑眉，「不出去，这可是你说的。」

说完他便将我抱了起来，大步走到实验台边，目不斜视地将我放到台上，「不出去的话，就继续。」

我顾不得往下滑落的布料，伸手无力地拉住他的衣服，「秦泽，我好疼，好疼.....你能不能，能不能不要继续了.....」

捏着我的手腕将我的手拿开，他抬了抬眼镜，俯身启唇，「唐水水，若不是需要你的血，你觉得你现在还活着吗？原本我还在考虑要不要用你的血，可是.....」

他顿了顿，继续道，「你不该丢下若若。」

我倔强地再次伸手死死拽着他的衣服，声音里带着哭腔，「你.....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凭什么.....你这么做，是违法的.....」

听完我的话，他不怒反笑，一只手掐住我的脸，慢条斯理地开口，「违法？呵，唐水水，现在这叫，弱、肉、强、食。」

眼泪不断地往下滑，我心中自是委屈极了，明明我不是唐水水，为什么要经历这些。

「秦泽，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好不好.....我求求你.....」我实在不愿再经历那种痛，连昏睡都不能。

他冷漠地转身离开，一步一步走到门前停下，清冷的声音传来，「结束后，若你还活着的话，我就放你走。」

活下来，就放我走？

我绝望无助地望着他的背影，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不对，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个人。

实验室又恢复了安静，我躺在实验台上，再没有一丝力气，昏昏沉沉间，觉得体内有些发热，或许是身体不再那么疼，竟慢慢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秦泽正拿着毛巾一点一点擦拭我的身体，我下意识就要躲开，却也只是小幅度地动了动。

他伸手按住我的手腕，「别动」，说完就慢慢掀开我身上的薄布，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我轻轻颤着，紧紧咬着唇，不敢说话。

随后，他转身换了条毛巾，将我的脸仔仔细细擦了一遍，才将那块布重新盖在我的身上。

拿起一支装有淡绿色液体的针剂，他淡淡道：「最后一种。」

4

随着那些液体一点一点进入我的体内，一股剧烈的痛意似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缓缓蔓延至全身。

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抵抗那一阵强过一阵的痛，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好疼，秦泽.....太疼了，我好疼，秦泽.....我好疼.....」

他漠然地看着我痛苦地呻吟，「这是第一支，还剩六支。」

接下来的两天，他都会准时过来给我注射药剂，后来，我才知道，每注射一支，疼痛就会增加一倍。

而每次在我痛到奄奄一息时，他只是专注地查看各项仪器，在纸上记录数据。

等我缓过那持续很久的痛之后，他就会拿起准备好的粥喂我喝下去。

说是喂，其实也是强迫我咽下去。

第四天，他刚要给我注射时，外面忽然出现了一阵巨响，他面色淡定地将药剂注射进我的血管。

然后看着我痛苦，一丝不苟地记录数据。

但这次他记录完之后，将身上的实验服脱了下来，给我穿上，抱着我出了实验室。

将我放在一辆车上的副驾驶上，系上了安全带，随后转身去了驾驶座，踩下油门。

我靠在座椅上，力气还没有恢复，偏过脑袋，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整座建筑。

四周荒无人烟，只单单这么一座建筑坐落在这里，周围一圈铁栏杆，已经折倒了一大片。

数不清的丧尸在往里涌入。

秦泽将车开得飞快，时不时还会撞上一两个从旁边丛林里冒出来的丧尸。

随着车开得越来越远，我只能从后视镜里看见，有两辆车在冲进丧尸群向着实验室开过去时，那一片区域瞬间爆炸了。

「轰」的一声巨响，几乎让我的心脏都颤抖了一下。

我看向正在开车的男人，试探性地问，「是.....是你做的？」

他目视前方，修长的手指随意地搭在方向盘上，轻嘲，「是又怎么样？」

我一时语塞，惊恐地看着他，「他们.....他们是.....活生生的人。」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那几条生命在他这里只是一句「那又如何」，可笑至极。

我忍着车子颠簸带来的疼痛，闭上眼，不再说话，或许在他心里，只有唐若若的命才算是命。

其他人，死了就死了。

我不知道他现在要带我去哪，一直在丛林里穿梭。

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踩了刹车，关灯熄火，我被惯性带着往前冲了一下又弹回原处。

疼得我一口气缓了好久。

见他握着方向盘，目光停留在左侧方的一个地方。

沿着他的视线看过去，那里也停有一辆车，车外站着几个男女。

天色已经有些晚了，我看不太清他们的面容。

就在我准备移开视线时忽然看见那辆车的副驾驶上坐着一个女人。

几乎是一种强大的直觉，那个女人就是本书的女主。

唐若若。

5

我捏了捏衣角，微微紧张地开口，「唐若若，唐若若她没有事，可，可不可以……」

话还没说完，他忽然收回目光盯着我，启唇，「我说过，若你能活下来，我就放你走。」

我看着他，心底有些发凉，一想到那种深入骨髓的痛，就会止不住颤抖。

余光瞥见那些人正一个个进入车中，脑海里陡然升起一个想法。

身上还在冒着虚汗，我用无力的双手使劲按下安全带，再艰难地去开车门。

手刚刚搭在门把上，车内出现「啪嗒」落锁声，下巴被猛的扣住，扯到他面前。

「唐水水，你觉得你能逃得掉？」

我双手握住他的手腕尽全力推开，喘息，「你，你不是说.....要找，要找她吗？现在，她就在.....就在这里，你怎么.....」

他转过脸嗤笑，「我怎么不去找她吗？呵，你觉得呢？」

我当然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在我身上的实验还没有结束啊，他现在已经确定唐若若没事了，就更加不会放弃我这个试验品了。

可是，可是.....我不想这样下去，太疼了，太疼了.....

眼看着那辆车越开越远，我眼眶忽得酸胀起来，心也慢慢沉了下去，伸手抓住他的胳膊，「秦泽，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好不好，你放过我，秦泽.....」

他淡然地看着我，随后抽出胳膊，启动车子。

我靠在椅背上，只觉得被颠簸得全身都要散架，身体在不断发热，头很晕。

昏昏沉沉间，我感觉有人将我抱了起来，走了一段路后，把我放在了一个凉凉的地方。

几乎是被放下的瞬间，我就下意识害怕起来，紧紧抓住那人的衣服，扒在他怀里哭。

「我不要，我不要……不要睡在这里，我……我好疼……好疼……」

手腕被那人抓住拉开，强硬地将我放下，体内像火一样在烧，很难受很痛苦，我不断地在挣扎。

虚脱间微微清醒了一点，认出面前的人是秦泽，而他正用领带绑住我的手腕。

我的身体与心理实在承受不住了，紧紧攥住他的手指，眼泪不断往下掉，「我，我……是唐若若的……姐姐，我是……她姐姐，她不喜欢你，我喜欢你好不好……我……我可以学唐若若……我可以学她……」

唐水水是唐若若姐姐，但书中提到的唐水水和唐若若其实长得一点也不像。

唐水水是温柔似水的清秀长相，而唐若若则长了一张让人惊艳的脸，美得很具有攻击性。

「秦泽，我……我可以学唐若若的，我……」

他忽然蹙了蹙眉，捏住我的脸，「唐水水，你不是她，也不会成为她。」

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我看着他的脸，一把推开他，同时自己也摔在了地上，钻心地疼。

扶着一边旁的桌子站起来就要跑，只是没走几步就被他捉住，我死命挣扎，「你放开.....你放开我，我不是唐水水，你放开我.....」

他将我重新放在实验台上，一只手按住我，另一只手拿了只针管扎进我的胳膊。

很快我就晕了过去，失去意识前，我仍旧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

6

不是梦，醒来依旧是冰冷的实验室。

手腕上还绑着领带，我慢慢翻身下去，赤脚踩在冰凉的地面，再用嘴将绑在手腕上的领带解开。

跑到门边掰了掰门把手，发现是被锁住的，旁边是一个密码锁。

我颤抖着手尝试了两次，都不对，开始拼命回忆书中提到的唐若若的生日。

就在我准备按下第一个数字时，身后忽然响起秦泽的声音，「唐水水。」

浑身一震，我甚至连头也不敢回，努力按下密码，「咔嚓」一声，门开了。

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我忽视掉身后的叫声，往前跑，中途打开了好几扇没有上锁的门，打开最后一道门时，我原以为希望就在眼前。

可门外的画面更让我绝望，周围同样围着一圈铁栏，挡住的是数不清的丧尸。

我摔在地上，惊恐地叫了一声，抱住脑袋。

很快，胳膊就被一只手抓住，将我整个人拉了起来，膝盖处是火辣辣的痛。

秦泽将我的手腕握得极紧，被领带绑出的印子开始隐隐作痛。

他紧紧皱着眉头，拉着我往里走，只是刚走两步，忽然出现一声枪响，身旁的人闷哼一声。

我微微怔住，缓缓转过头，看见他腹部的白色衬衫被鲜血染红了。

我颤着声音叫他，「.....秦泽.....」

他眼神冷冷地看向一个地方，另一只手捂住中枪的伤口，拽着我迅速进了门。

门刚关上，他就一把松开了我，扶着墙壁一步一步往前走去，留下一摊血迹。

我沿着一滴滴血，跟在他身后，进了一间实验室，刚进去他就跪倒在地上，像是要昏过去。

我扑到他身边，害怕地拉住他的衣服，「秦，秦泽，你不要死啊，你别死.....」

他若是死了，那我岂不是要在这里被困到死？

手腕被轻轻握住，虚弱的声音传来，「把我.....扶到.....扶到手术台。」

听到他说话，我立即要扶着他站起来，可惜我本身也没多少力气了，艰难地扶着他移动了好久，才把他扶到手术台边，不论是我，还是他，都早已满头大汗。

「拿剪刀，镊子，棉球，酒精.....」他躺在台上，额角在不断冒汗，却仍然冷静地开口。

我无措地翻了好久才将东西找齐，就听他继续道：「替我把子弹取出来。」

握着酒精的手陡然顿住，我看着他，「我，我不会。」

他突然睁开眼望着我，「按照我说的做。」顿了顿，他又道，「你也可以选择现在就杀了我。」

伤口处的血一直在往外流，我闭了闭眼道：「好，我取。」

.....

「你再继续抖，子弹都要被你越戳越深了。」

我哭丧着脸，憋着气努力稳住手，将子弹取出来。

给他包扎好后，见他又要昏过去，赶紧扯着他不让他晕，
「你，你别死.....」

他眯着眼轻轻喘着气，声音有些弱，「我只是睡一会儿，别动我。」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趴在他旁边，仔仔细细辨认他是不是有在呼吸，生怕他突然死了。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膝盖也还一直在流血，用纸擦了擦，却止不住，想了想，便算了，一点点血没事。

实验室里静悄悄的，我盯着他的脸，忽然想起一件事。

书中，秦泽是如何喜欢上唐若若的？

想了很久，也没想起有哪个情节解释了秦泽喜欢唐若若的原因。

如果.....

我看了眼他殷红的伤口，紧了紧手指。

秦泽中枪后时不时就会陷入昏睡，我战战兢兢地给他换了几次纱布，确认他不会死之后，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我才空出一点精力稍微理一理整件事。

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我要怎么回去？

最重要的是，我怎么才能在找到回去的方法之前，在秦泽的手中活下来。

如果逃跑，一出门可能就被丧尸撕了。

留下来的话，活下来的可能性会有一半，但.....很痛苦。

靠在桌边，想要在晕眩中保持清醒，我现在这具身体，在秦泽的残害下，实在是太虚弱了。

看了看仍在流血的膝盖，有些忧愁，再这样继续流下去，我迟早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的。

拆开又被染红的纱布，就在我仔细缠绕新的纱布时，耳边忽然出现沙哑的声音，「你在干什么？」

我手一顿，见是他醒了，退后了一些，低头一边缠绕一边道，「它一直在流血。」

身后传来轻微的响声，转过身，发现他已经坐起来了，碎发耷拉在额头，没戴眼镜，显得有些颓废。

他越过我迈着有些迟钝的步子走到一个柜子前，拿出一支针管。

我整个人瞬间紧绷了起来，扶着桌子站起来，往后退了退，警惕地看着他。

「过来。」他一只手搭在腹部，另一只手握着针管，低眉望着我。

我摇了摇头，转身就想跑，却一脚绊在没有系好的纱布上，直接摔晕了过去。

.....

器皿碰撞声不断响起，我慢慢睁开眼，抬手摸了摸有些疼的脑袋，坐起身，看见膝盖上已经换了新的纱布，没有再出血。

秦泽换了件衬衫，腹部伤口处仍然殷红，碎发耷拉着，他一只手拿着管淡蓝色的液体，另一只飞快地在签条上写着什么。

像是没有看见我一样，他放下手中的东西，从抽屉里拿出一把精致的手枪，往门口走去。

我没有跟过去，约莫过了半个小时，他走了回来，这期间，并没有出现枪声。

只是他回来后没一会儿，一句话没说就晕了过去。

我记得书中对秦泽并没有过多描写，他出场就是为了给唐若若解毒，身份是唐若若的爱慕者。

死也是死在唐若若手中，好像是他研究了什么违反人道的东西，所以注定会死在正义的主角手中。

而对他来自哪里，经历过什么，都没有描写。

这一次，秦泽似乎是陷入了深度昏迷，躺在床上，整个人半死不活的。

我跑到最外层的玻璃口往外看过，仍然是一群丧尸围在铁栏外。

就在一天晚上的时候，秦泽的体温忽然急剧上升。

我这破身体，既搬不动他，也搬不动水，只好找了几条毛巾沾了一点水铺在他身上。

就在我给他盖上凉毛巾时，他突然睁开眼看着我，一把握住我的手腕。

毛巾从手中滑落，我惊惧地看着他还没来得及解释，他又晕了过去。

心脏跳动的声音清晰地响在耳边，我松了一口气，连忙起身，翻了很久翻出两根绳子，将他双手和双脚全都绑了起来。

8

在他昏迷的期间，我有一次无意间将手搭在他受伤的地方并趴在一旁睡着了。

醒来时发现手心热热的，像是有一股暖流在往外涌动，而他的体温却在缓慢下降。

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唐水水的异能。

治愈。

遂赶紧将手收回来，犹豫着要不要给他治伤，想来想去，决定不治了。

他现如今应该也不会死了，就让他也痛苦痛苦。

不过.....他这么发热，是不是也是异能要觉醒了？

两天后，秦泽彻底清醒了。

但出现了一件让我措手不及的事，他好像.....傻了。

准确来说，是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要做什么了。

医学上称，失忆。

我一度怀疑他是外伤加发热，脑子烧出问题了，不过.....这样真是太好了。

最起码他不记得要对我做什么了，这个时候，主动权就在我手中。

于是，我跟他解释了一切。

丧尸爆发了。

我叫水水，他叫秦泽。

他在追求我，愿意放弃生命也要将我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他听完后看了眼被绑住的双腿和双手，斜睨了我一眼，缓缓道，「追求你.....我喜欢你什么？」

一针见血，我赶紧给他解开绳子，强作镇定地看着他的眼睛，「一见钟情，你说要把我送去安全的地方，其他的就等你想起来再说吧，现在首要的就是将我送到.....」

我忽然卡住，因为我也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我必须赶在他想起来前摆脱他。

「送到哪儿？」他微微低头沙哑着声音问。

良久，我才开口，「你说要将我送去一个叫宋觉非的人身边。」

无论如何，应该还是主角身边比较安全。

先在主角身边活下来，再找找回去的方法，这条路应该行得通。

我这样胡说八道了一番，他可能不会相信，但一时也不会对我做什么了。

失忆的秦泽多数时候还是冷冷的模样，偶尔还会疑问一句，我身体为何这般弱。

每当他皱眉看着我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时，我一口气憋在心里，将他诅咒无数遍，顺便还想着怎么报复回去。

每日祈祷，希望他不要那么快恢复记忆，最起码也要在将我送到主角身边后。

养伤期间，他也没闲着，迅速将整个实验室都熟悉了一遍，而我每天就在旁边默默给他洗脑。

不断地提及，他很喜欢我，他为了我连生命也可以不要。

不知是不是洗脑成功了，他对我的态度总归温和了一些，相较之前的恶劣，现如今，已经算很好了。

但我的身体却出现一个问题，可能是他之前给我注射的药剂的原因，导致我现在每隔一段时间，身体就会异常地痛，全身都痛。

就在我躺在一边疼得满头大汗时，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放下手中的东西，走过来问我怎么了。

而当他刚碰到我的胳膊时，我就下意识挥开他，脑海里不断出现他给我注射药剂的情形，害怕他又要给我注射。

深入骨髓的痛让我的神智有些混乱，挥开他之后就紧紧缩在角落，无力地呻吟着。

恍惚间，他一把将我捞起抱住，我一边惊慌地挣扎一边哭着央求，「我好疼，秦泽.....我好疼，我求求你.....」

9

那日秦泽抱着我在地上坐了一夜，我潜意识里不愿意让他靠近，挣扎得厉害时甚至咬上了他的胳膊，他也就这么任我咬着。

可那时我已痛得虚脱，拼尽全力也只是留下来一排浅浅的牙印。

之后我就晕了过去，似乎只是浅眠了一会儿，便惊醒过来，发现身上的衣服被换掉了，宽大的白衬衫和卷了很长一截的长裤。

秦泽就这么坐在床边眼睁睁看着我惊醒，然后毫不在意我在看见他时瑟缩了一下，淡淡地问，「你怕我？」

我脑袋一时有些懵，半晌才摇摇头小声道，「没有。」

看了我一会儿，他没再继续追问，倒了杯水给我。

就在我刚喝了一口水时，他用修长的手指捏着一小瓶药液递到我面前，「唐若若是谁？」

当看见玻璃药瓶上贴着的那三个字时，我一口水直接呛了出来，手指紧紧握着玻璃杯，强迫自己保持镇定，「唐，唐若若.....我也不知道，这都是你的东西，我怎么会知道」，我指了指他手中的药瓶。

他收回药瓶攥进手心，扶了扶镜框，望着我若有似无地说了声，「水水?」

就在我以为他发现了什么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起身去了实验台那边。

我悄悄呼出一口气，暗暗吐槽这个人实在太不容易骗了。其实我也能感觉到，他并没有完全相信我的解释。

后面几日，秦泽一直在捣鼓那些瓶瓶罐罐，我实在有些焦虑，如果不快点离开他，他想起来了怎么办？

我心里暗暗着急，一直在他旁边转悠，看着他将红色药液倒过来，再将紫色药液倒过去。

「你有话要说?」他放下器皿，偏过脑袋看我。

我一愣，干干地笑了两声，「那个，你对这里都熟悉了吗？我们.....什么时候走?」

「不急，等我的记忆恢复一些再说。」他收回目光。

不急?我都要急哭了好吗？等你恢复记忆.....那我就死定了.....

我大着胆子凑到他身边，看了眼他手中的东西，「那个.....你是在做什么?」

实验台上一堆玻璃器皿，各种颜色的药液，我仔细寻找着看看是否有避开丧尸的那种药液。

可万万没想到，想找的没找到，不想看到的却.....

「研究丧尸血液的成分。」他淡淡开口。

我脑子里只剩下那日他注射进我体内的淡绿色液体，完全没意识到他的意思。

发觉我没有说话，呆呆地看着某处，他空出一只手碰了碰我的胳膊，「.....水水？」

我被惊到，整个身体都往侧方倾斜了一下，却碰倒了一堆高高的瓶子。

顿时，「噼里啪啦」摔了一地，我害怕地看了他一眼，蹲下去就要收拾那些碎玻璃，「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别动。」他皱眉一把将我拉住，「我来收拾。」

我站在一旁不安地看着他清理那些东西，目光依旧时不时会移到那瓶淡绿色的药液上。

就在他将那些碎玻璃用袋子装起来的时候，我悄悄往那边走了几步，想要将那瓶药拿走。

10

我失败了。

因为我刚走两步，就一脚踩在了一块没被清扫到的玻璃碎片上，痛得我当场就掉下了泪。

他赶紧跑过来将我抱到一边，飞速戴上医用手套，拿了一堆东西过来。

看着嵌入一半的玻璃片，以及一直在往下滴的血，我脑袋有些发晕。

秦泽单膝跪地，一只手握着我的脚，另一只手握着镊子准备将碎片夹出来。

我边哭边抓住他的胳膊，「我要麻醉，麻醉.....」

隔着镜片，他淡定地望着我，握着我脚的那只手松开，从旁边拿了瓶不知道什么液体递给我，「行，你把这个打开。」

我抽噎着接过那个瓶子就要拧开，可就在这时，他直接将我脚底的玻璃片给取了出来。

我：.....

快速地给我包扎好之后，他蹲在一边看我还在默默流泪，小声说了句，「别哭了。」

我哽咽着看了眼受伤的地方，忽顿住，我有异能呀。

转身便对他道，「我想喝水，热的。」

把他支开后，赶紧用手给自己治愈，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所以.....这异能是对自己无效吗？

我一气，眼泪又啪啪往下掉。

秦泽端着杯子走过来，还没把水递给我，就一把握住我的脚腕，眉头紧锁，「怎么还在流血？」

我一听，赶紧凑过去看，果然还在流血，顿时想到之前膝盖摔破也是一直在往外渗血。

心跳忽得漏了一拍，我含泪望着他，「我会不会因为一直流血一直流血，就.....失血过多而死？」

他将杯子塞进我手中，一把将我抱起，「不会。」

把我放在床上后，他在柜子前乱翻了一通拿了只针管过来。

我看见他捏着针管时，瞬间炸了。

「你别过来，秦泽，你别过来.....」我往后退缩。

他像是没听见似的，蹙眉走过来蹲下，握住我的脚。

我太害怕了，一直想跑。

刚趴在床上转了个身，他就一把将我捉住抱在怀里，抓住我的脚踝。

我根本动不了，就趴在他怀里哭。

在那针扎进去前，我听见他在我耳边轻轻说了句，「别怕」。

我原先是不怕打针的，如今的阴影也是他给的。

好在注射完后，我的血止住了。

只是不能到处走动，于是他做实验时，就会把我抱到一边坐着。

我不想跟他说话，又不能随意走动，实在心急如焚。

这样过了两三天后，忽然有一天晚上，他将一只药瓶递给我道，「明天我们就可以走了，这是避开丧尸的药液。」

握着那玻璃瓶，我只觉得有些不真实，就这么.....拿到了？

可看了看还不能走的脚，又泄气了。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弯腰将我抱起，往他之前待的一间不大但很干净的房间走去，低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蜗，「在离开之前，我有一个问题需要你解答。」

我脑子里思索了很多他可能会问的问题，但.....一个都没中。

开了盏昏暗的灯，他将我放在床上，取下眼镜坐在一边，望着我道，「如果我喜欢你，为什么要将你送到别的男人身边？」

11

秦泽说，在他恢复记忆之前，是不会将我送走的，因为他并不清楚失忆之前的想法。

我忧心忡忡地坐在车上，轻微夜盲的我，在他没开车灯的情况下看不太清窗外的东西。

「你很想离开我。」他单手搭在方向盘上，望着前方，肯定地道。

我握着安全带靠在座椅上，默默开口，「没有。」

他侧过脸看了我一眼，「你说我喜欢你，但我现在对你没有任何感觉，万一我将你送走之后恢复了记忆，后悔了怎么办？」

幽幽呼出一口气，我闭上眼使自己保持冷静。

等你恢复记忆，先不说喜欢我，不杀了我就算是最后的慈悲了。

不过.....我猛地睁开眼看向他映在黑暗中的侧脸，想起之前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

如果，让他在失忆期间爱上我呢？

轻轻咳了一声，我往他那边靠了靠，试探性地软着声音问，「秦泽，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R 基地。」

我蹙着眉，一只手轻轻扯了扯他的胳膊，「我感觉有些难受，你开慢一点好不好？」

他用眼尾看了我一眼，道，「忍着。」

虽说是在试探，但我是真的难受，身体隐约有些犯疼，这样颠簸着就更加受不了。

有些泄气地靠在窗边，不知道这个想法行不行得通，毕竟他那么迷恋女主，会因为失忆就喜欢上另外一个人吗？

.....

就在我忍着痛，靠在窗边额角冒汗时，车窗忽然被什么东西撞上，「砰」的一声，秦泽猛的踩上刹车。

我倒抽一口冷气，呻吟了一声，不知窗外发生了什么，看不清。

「撞上了个丧尸。」镜片后的眸子扫过我这边的窗户，秦泽迅速地转着方向盘朝另一个方向驶去。

当听到他的话时，我是害怕的，可身体已经越来越疼，分不出多余的思绪去害怕，最终还是忍不住央求他，「秦泽，你开慢一点，我.....很疼。」

这次，他放慢了车速，不知从哪拿出一个药瓶递给我，「吃一颗。」

我忍着痛接过，怀疑地看着他，「该不会是.....是让人，上瘾的东西吧？」

「你应该选择相信我。」他将车停下来，目光淡淡地落在我身上。

真是冷漠，我打开瓶盖，正要拿出一粒，四周响起了枪声，车子震动了一下，手中的药被抖落。

秦泽反应极其迅速，拿出两把枪，一把扔给我，「拿好。」

说完他就往回倒车，一边往外开枪，淡定自如。

耳边不断有枪声响起，还有一种奇怪的声音，直到车胎被打爆，彻底熄火，我才知道那奇怪的声音是什么。

丧尸的声音。

我看不太清，只知道车后方有一群东西在往这边移动。

秦泽打开车门将我拉了出去，我痛得几乎要站不稳，他索性将我抱起往丧尸那边走。

随着距离丧尸群越来越近，我越不敢呼吸，整个脑袋恨不得钻进他胸膛里去。

出发前，我用了可以避开丧尸的药液，但像现在这么近距离接触，还是太害怕了。

枪声还在继续响，他抱着我在丧尸群中穿过，丧尸倒地的声音不断传到我耳边。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脸颊处有些湿湿的，还有些温热。

是血。

从秦泽左肩处流下的血。

他跪倒在地上，手却没有松开我，血越流越多。

我痛得满身是汗，挣扎着从他怀里下来，摔在地上。

他也一并倒了下去，声音极低地道，「你走吧。」

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不能死，他死了我一个人根本活不到明天。

看着他苍白的双唇和微闭的双眼，我扑到他身边，泪眼婆娑地扯住他，「秦泽.....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中枪处在不断往外流血，我颤着手捂住，「我可以.....救你的，我.....可以的.....救你.....」

身上的痛在一寸一寸侵蚀我的理智，我想用异能为他治愈伤口，进行到一半时眼前一花扑倒在他身上。

我不能死在这里，我还有家人.....

陷入昏迷前嘴里被塞进一颗药丸，很快就融化了。

.....

好像经历过一场死亡。

我一时分不清自己在哪里，书中？还是现实？

耳边有父母拌嘴的声音，闺蜜叽叽喳喳的语音，又有秦泽冷冰冰的话语，和丧尸群发出的恐怖声。

「水水，水水.....」

水水是谁？我不是水水，我不是唐水水.....

「我好疼，好疼.....」模糊的视线里，我看见一个离去的背影。

再醒来时是在一间干净的.....实验室？

我甚至觉得一股血直冲脑门，缓了好一会儿，才听清身旁粗重的喘息声，慢吞吞侧过身，看见的是一个脱了上衣的侧身。

秦泽？

微卷的长发垂落在胸前，我微微起身朝他看去。

他正用手术刀将之前的伤口.....割开，鲜血顺着他的侧腰往下流。

我蹙眉看着，才突然反应过来，我将他伤口愈合了，但子弹还在他体内。

全身无力的我又重新倒下去，好一会儿，赤着上半身的秦泽出现在视线内。

伤口已经包扎好，身上有没擦干净的血迹，额前的碎发被汗打湿，他眯眸看着我，双唇泛白，「你的异能是.....治愈?」

我看着他，刚要点头，他就朝我扑来，我惊恐地用软绵绵的双手去挡。

根本没用.....

他依旧倒在了我身上，只不过双手撑在了两侧，我松了一口气。

四目相对间，他喘着气，声音低低的，「你说我喜欢你.....那为什么.....要哭?」

我一愣，听懂了他的意思，他喜欢我，为什么他要死时，我却哭了？

当然是.....他死了我也活不下来啊.....不然他以为.....

我顿住，脑海里陡然闪过一个想法，双手挡在他赤裸的胸前，怯怯地看着他，眼眶逐渐湿润，「秦泽.....」

刚开口他就猝不及防地倒在了我身上，脑袋耷拉在我脖子间，温热的呼吸一下一下扫在耳边。

几不可闻的声音传来，「我喜欢的人.....不应该是你这样的.....」

眼泪卡住，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难道这人失忆了还记得喜欢的人应该是女主那样的吗？

13

我没有唐水水的记忆，不了解唐若若，不知道秦泽到底喜欢她什么。

当初粗略看完书后，对唐若若留下的印象也比较浅，大概是.....又美又飒吧。

这样的话.....我模仿不了。

此外，秦泽频繁遭遇枪杀，差点死掉是什么原因？他应该是死在女主手上的呀。

还有，秦泽的异能.....是什么？

我看了眼戴着透明眼镜，站在操作仪前面的男人，轻步走到小扇玻璃窗边朝外看了看。

这些丧尸好像和电影里的丧尸不太一样，大多数的行动都比较缓慢，容貌也没有变得很恐怖，大体还是和正常人差不多。

只是肤色更白，双眼更红，嘴角永远留有鲜血，很像.....电影里的吸血鬼。

他们没有意识，不会说话，但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渴望鲜血。

「他们是怎么变成丧尸的？」我刚问出口就后悔了，他都失忆了，他哪知道。

秦泽摘下眼镜，捏着管微红的液体走到我身边，目光淡淡地透过玻璃窗看向那些丧尸，「病毒爆发。」

我微微愣住，仰脸看着他，「可以救回来吗？」

他转过身走向实验台边，轻笑一声，「呵～为什么要救他们？」

这句话让我彻底沉默了，走到他旁边，忍不住心寒，这个人的天性可能就是如此，即便是失忆了，也还是冷血得可以。

也就是说，这些变异成丧尸的人，他是可以救的，但他选择不救。

他摇晃着手的药液，薄唇微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完，他顿了顿，转头看向我，「怎么，你想救他们？」

我冲他笑了笑，摇摇头，抬手搭上他的胳膊，「不是，我在想，如果你也被感染变异了呢？」

他望了眼我的手，没有避开，忽而弯腰凑近嗤笑道，「你觉得，我会怕吗？」

我踮脚靠近他的侧脸，轻声问，「那我呢？如果我被感染变异，你会.....救我吗？」

呼吸几乎要缠绕在一起，他微微侧过脸，眼眸逐渐深邃，「我凭什么要救你？喜欢吗？我现在对你没有感觉。」

我伸手抽出他手中的试管放在桌上，弯起唇角揽上他的脖颈。

他没有拒绝，我强忍着微颤的双腿，闭眼吻上他的唇。

唇齿交缠间，他有过一秒钟的要把我拉开的想法，但我飞速地整个身子贴了上去。

呼吸越来越重，不知过了多久，他将我拉开，我几乎要站不住，靠在他身上，无力地扯住他的衣领，在他胸前喘息，「如果.....你爱上我了呢？」

灼热的体温几乎要将我的脸熏红，他直接将我半身压在实验台上，发梢微微凌乱，眼里似是染上几分情欲，哑着声音道，「男人和女人之间，可以有性。」

说着他就要起开，我伸手拉住他的领带，眯眼笑着，「秦泽.....要试试吗？」

试试看，会不会.....爱上我。

14

原本就松垮的衬衫被撕扯开，呼吸间尽是缠绵，我无力地攀住他的背，任由他在我身上啃咬。

玻璃器皿散落一地，我的双腿被放到实验台上，整个人都乱得一塌糊涂，浑身被汗浸湿。

沉浮间我抱紧他的脖子哭着央求，「我不要了.....秦泽.....我.....」

他握住我的双手压在两边，在我耳边哑声道，「还要试试。」

不知过了多久才结束，我几乎要虚脱，反观他，仍旧一丝不苟，只衬衫微微皱了些。

他脱下敞开的实验服盖在我身上，将我抱起。

在他怀里，我很快就晕了过去。

.....

虽说有过肌肤之亲，但他还是一如先前般对我冷冰冰的，整日里和那些瓶瓶罐罐待在一起。

我就想知道现在可不可以去找宋觉非了，毕竟我还是觉得主角身边比较安全，最起码主角是善良的。

但这个问题他从来没回答过我，亲热时还会一边折磨我，一边咬着我的脖颈声音低哑道，「别再让我从你嘴里听到这个名字。」

所以.....这算是吃醋了吗？

我开始试探他的底线，但他的回答却是，「喜欢才会吃醋，不喜欢叫占有欲。」

呵～我弯唇朝他浅笑，「那如果.....我真的爱上了别人呢？」

他捏住我的下巴，望着我的眼睛，轻笑道，「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说完他就松手转身走到柜子前，我摸摸下巴笑道，「像你这么冷血的人，谁会爱上你啊！」

不知这句话触碰到了他那根神经，他握着玻璃瓶的手骤然松开，「啪」的一声碎裂在地。

秦泽捂着头单膝跪在地上，似是有些痛苦。

我赶紧走过去蹲下，紧张地看着他，突然，他捏住我的手腕，蹙眉看向我。

我大气也不敢出，干干地开口，「你.....你想起什么了吗？」

他看了我好半晌，才松开，转过目光，「.....没有。」

我还是很不安，就连晚上欢爱时也透着紧张，总觉得他会突然恢复记忆。

结束后没多久，我全身都开始疼起来，在他怀里微微痉挛，「好疼.....我.....好疼.....」

几乎是瞬间，秦泽醒来握着我的肩膀叫了声，「水水？」

而后翻身下去，很快他就拿了一颗药喂进我嘴里。

好一会儿，身上的痛才慢慢缓下来。

黑暗中，他躺在身边，低低开口，「你的身体，很差。」

我很想笑，我的身体很差，难道不是他的手笔吗？

捏紧了手中的被子，我紧着嗓子，「嗯，是被人害的，我求他放过我，他不放。」

他动了动胳膊，没说话。

我闭上眼，如梦般呓语，「我也会让他尝一尝这痛苦的滋味的。」

良久，他才幽幽开口，「杀了他吗？」

没再说话，我蹭了蹭他的胳膊，放轻了呼吸。

死有多容易，他该生不如死。

15

出了实验室，走在大街上，我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城市，只是.....四周的建筑看起来有些萧条，几乎不见人影。

我有些好奇他失忆了为什么还能总是找到各个地方的实验室。

他没说话，只将手中的平板搁到我眼前。

看着屏幕上一堆地图数据，我一时无语，紧紧挨着他，生怕突然出现一只丧尸。

街上都是散落的宣传单和废弃的汽车，扯了扯松垮的衬衫，就在我隔着玻璃往一间服装店张望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姐姐？」

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

女的穿了件火红的裙子，长靴大波浪，看见我就径直跑过来要抱住我。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秦泽挡在了身前。

「秦泽，她是我姐姐。」

心脏在剧烈跳动，我压抑住微微激动的心情。

她一定是女主唐若若，她身边那穿着黑风衣的男人，也一定是男主宋觉非，气质太出众了。

唐若若与秦泽对视，往左偏了一步一把将我扯到她身边，我差点歪倒在她怀里，看着她修长的脖子，我默了。

好的，唐若若居然比唐水水高一个脑袋。

唐若若瞥了秦泽一眼握住我的肩膀微低着头，「姐姐，我们不是说好分开跑然后在 R 基地附近集中的吗？我等了好多天都没等到你，你怎么和.....他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真相，唐水水实际还没有黑化，她没有抛下唐若若自己跑了。

听唐若若的语气，她好像不太喜欢秦泽，甚至连朋友都不想当的那种，不过也对，谁愿意和他当朋友啊。

想到此，我眼里瞬间漫上泪，叫了声「若若.....」

「水水，我们换个地方再说吧。」男主宋觉非忽然开口。

唐若若点点头拉着我就要走。

「等等。」熟悉的声音让我心头一紧。

秦泽慢步走到我面前，单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另一只搭在我的肩上将我拉到他身边，用下颌指了指宋非觉，「你要跟他走？」

我一懵，想离开他一点，奈何被他控制着，只能道，「我要跟我妹妹走。」

他听完看向唐若若，皱了皱眉，似是在想什么。

我放轻了呼吸，听他缓缓开口，似是有些疑惑，「你的妹妹.....唐若若？」

唐若若有些生气地一把将我扯到她身边，朝秦泽道，「你装什么傻呢？我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喜欢你，那次救你只是顺手而为，你把我姐姐骗走干什么？」

「若若，别激动。」宋非觉开口。

秦泽脸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他没有说话，只是拉住我的另一只手腕。

我当然是想跟男女主在一起的，主角光环笼罩，多安全啊。

不过，我还没来得及说句话，全身就开始猛烈地痛起来，几乎是在我瘫倒在地的瞬间，秦泽一把将我抱起，转身就走。

我听见唐若若一直追在后面说着什么，但秦泽的步伐越来越快，直到我听见.....丧尸的声音。

然后，唐若若的声音就慢慢消失了。

16

在我不依不饶的追问下，秦泽才说出唐若若他们离开了，并没有被丧尸咬到。

我放下心来，总归是男女主，肯定不会死的。

不过.....我为什么又回到了这里！

我瞅了瞅穿着实验服站在床边的男人，「我要去找我妹妹。」

他轻笑一声，居高临下地望着我，「我说过要放你走了吗？」

我气不打一处来，身体还虚弱的要死，艰难地站在床上看着他，「不放我走？所以.....」我伸手戳了戳他的心脏，弯唇道，「还是爱上我了吗？」

他捉着我的手，将我扯到他面前，「我只是不想在失忆期间盲目做决定，我总得知道.....」呼吸洒在我耳边，「你出现在我身边的原因是什么？」

说完他就轻轻一推，我腿一软便倒在了床上。

夜间，当他脱掉上衣靠近的时候，我心里憋着一股气不愿意与他欢爱。

但先不说男女力量悬殊，就我这软绵绵的力道，就算来个女人，我都抵挡不住。

最后也只剩下大口呼吸着央求，「秦泽，秦泽……」

他只停顿了半分钟，伸手抹掉了我眼角的泪，便掐着我的腰又继续。

恍惚间，我听见他在我耳边说，「你叫唐水水。」

原本不说姓氏的原因是怕他遇到熟悉的事物会恢复记忆，如今看来，他就算是看见了唐若若也恢复不了。

不过现在他恢复不恢复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唐若若一定会来救我的。

……

我一直都很乖地待在他身边，该配合时配合，该撒娇时撒娇。

他偶尔出去受伤回来，我还能帮他治愈一下，但一般他都会拒绝，不让我用异能。

他拒绝也好，反正每次用完异能我都要修养好多天才能复原。

我会时不时求他带我出去，就希望再遇见唐若若，但他再也没带我出去过。

我也不在意，在这里等也是可以的。

那日他从外面回来后，包扎好伤口，就站在实验台前，看着一堆瓶瓶罐罐发起了呆。

我颇为好奇地走过去，但还没靠近，就见他将台上的东西全部挥进了垃圾桶里，包括那瓶写着「唐若若」的药液。

我被吓了一跳，他转过身望着我，眼神有些复杂，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害怕他又要做什么。

然而，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就抬脚离开了实验室，再次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痛到要晕厥了。

他将我抱到实验台上，拿了支针管。

就算是半昏迷状态，我也见不得针管，边哭边挣扎着要下去，甚至无意扯到了他受伤的地方，血迹蔓延开。

他一只手按住我，另一只手试了试针管，我只觉得脑袋抽疼得厉害，哭着拉住他的衣服，「我不要，秦泽.....我很疼，我求求你.....」

在我撕心裂肺的痛哭中，他还是将药水注射进我的体内。

我晕了过去。

17

我没有等到唐若若。

想着最大的可能不是她不来救我，而是.....她可能不知道我被带到哪里去了。

我看了眼熟悉得可怕的实验室，觉得秦泽这个人实在恐怖得过分，不知道他在丧尸爆发前是什么身份，怎么会有那么多实验室。

同时，还有一件更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身体好像越来越差，动不动就开始发疼，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持续的时间却越来越长。

秦泽给的药，已经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了。

再这样下去，我可能活不到唐若若来救我。

我应该去找她，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附近呢。

但秦泽一直把我困在实验室，根本就不会让我出去。

即使我每次痛得生不如死，对他动手动嘴，他也一声不吭。

「你这样把我困在这里有什么意义？」我避开他递过来的碗，靠在床边，不看他。

秦泽一手端着碗，另一只手捏着我的下巴将我转过来面对着他，「我说过，我不会在我失忆期间做任何决定，包括让你走。」

我挥开他手中的碗，笑着流泪，「那我告诉你好了，秦泽，我的身体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

他拿下眼镜，望着我。

抓住他的衣服，我仰头看着他，「不相信是不是？我也不相信，怎么会有你这种没有人性的人……不，你根本就不是人，我求你放过我，我求过你的……但你还是把药注射进了我的身体里，我很疼的，我很疼的秦泽……」

他听完也只是沉默，然后强制性地喂我吃东西。

我不愿意吃，拿东西砸他，砸完后再拉着他的手哭，「秦泽……你放我走好不好……我骗你的，你喜欢的是我的妹妹，是唐若若……你把我送到唐若若身边好不好，我会求她给你机会的，秦泽……我求求你放我走……」

我不想待在他身边了，我明明看见了希望的。

……

这几天他一直不眠不休地在做着什么实验，我看不懂，一心想着要出去找唐若若。

当他终于熬不住趴在桌子上睡着时，我赤脚踩在地板上慢慢走到他身边。

眼睑下是一团乌青，眼镜搁在一旁。

我捏紧手中的酒瓶，闭眼举起朝他砸去。

没有碰到他的头，被他截住了。

他抽走我手中的酒瓶，抓着我的手腕，蹙眉道，「唐水水，你今天就算把我砸死在这里，也出不去。」

我掰扯着要从他手中拿开手腕，但他握得极紧，挣扎间撞上了旁边的柜子。

只见柜子上方的一台许久不用的操作仪就这么直接砸了下来。

我瞳孔瞬间放大，连躲避都不知道，直到整个人被他抱住。

耳边响起「闷哼」一声，接着有液体滴在了我的脸上。

我拼尽全力将身上的人推开，往后退着靠在墙边。

秦泽半跪在地，闭着眼眉头紧皱，双手捂着太阳穴上方，鲜血沿着他下颌往下流。

当他用一只手心压着太阳穴突然睁眼用那冰冷的眼神看向我时，我心中的恐惧猛地被无限放大。

几乎可以肯定，他恢复记忆了。

18

如果说，在他恢复记忆之前，我还有离开的可能，那么在他恢复记忆之后，几乎不可能了。

我爬起来跑到门旁边，飞速按下密码，但是.....不对，他已经把密码换掉了。

眼看着他一步一步朝我走来，额角还挂着血，仿若来自地狱的修罗。

当着我的面，他按下了密码，打开了门，然后一只胳膊横在我面前，低头看着我道，「想走?如果我不愿意呢?」

我看着他，眼眶酸涩，「所以.....你还是要在我身上做实验吗?」

.....

我还是被他关了起来。

但他开始跟我说话，大多数时候，我不愿意理睬他。

「你想救谁?」他往我手中塞了个药瓶，「但只够救一个人。」

我没有拒绝他，握紧了那只药瓶，我可以把它交给唐若若，他们一定可以救更多的人。

他解开袖扣，微微卷起袖口，露出线条极佳的小臂，握住我的手腕道，「跟我过来。」

我扯着手腕摇头，不愿意跟他去。

他也不会由着我，只抱着我到实验室内，将我放在实验台上。

泪水哗的一下流了出来，我害怕地微微颤着，紧紧揪住他的实验服，「秦泽.....我不要，我.....」

我跪在实验台上抱住他的腰吻上去，泪水沾上他的脸。

他不为所动，一只手扣住我的后脑勺，另一只手握住我的手腕，将我移开，而后看了我一眼便将我的脑袋压在他怀里。

「唐水水.....不会了.....」声音低哑。

对于秦泽，我有着从骨子里渗出来的惧意，他不会打你，不会骂你，但同时也不会将你当作一个人来对待。

失忆后的秦泽，我还可以骗他，即使他不信我的说辞，但也不会对我做什么。

但恢复记忆的秦泽，是能将我杀死的。

战战兢兢地过了几日，他并没有再对我进行什么实验。

只是每日都会让我吃药，每次吃过药没一会儿我就会陷入昏睡，醒来时，他就坐在我身边。

我对他的恐惧已经到达了那种，只要看见他，神经就会发疼的地步，他不说话时，我也不会说话。

后来，在又一次吃过药之后，我忽然咳出了血，他的反应居然比我还要激烈。

我倒在他怀里，忽然很想笑，气若游丝，「我是不是该谢谢你，最起码这种方式不疼。」

他没有解释，将我匆匆抱到实验台上，拿了支针管给我注射。

我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求饶反抗了，半昏睡地看着他，第一次有了想死的念头。

.....

我没有死，身体也没疼。

但依旧是全身无力，走不了几步路就要休息，我突然意识到，我这样子，就算是到了唐若若身边，也只会拖累他们。

希望在一点一点破碎，我呆呆地坐在靠椅上看着他搅拌玻璃器皿中的液体，只觉得太绝望了，绝望到.....我似乎只能待在他身边。

19

我知道秦泽把枪放在哪里的。

当我把枪拿在手里对着他，让他放我走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意地径直走向我。

我让他不要过来，让他把门打开。

他都当作没听见，只对我道，「把枪给我。」

靠在墙角，我死死握着枪，闭上眼。

「砰」的一声，有血液溅在我脸上，我睁开眼，看见的是他流血的左臂。

他伸出右手，看着我道，「唐水水，这只枪里只有一颗子弹。」

我没有打中他的要害，没有杀死他。

他把我手中的枪拿走，转身便去给自己包扎了。

.....

我这具身体已经糟糕透了，痛的时候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所以，每次痛的时候我就开始央求秦泽，「我好疼.....秦泽，我好疼，你杀了我好不好，我受不了了.....」

他从来就不会听我的乞求。

求他放过我，他不放。

求他杀了我，他不杀。

我趴在他怀里，哭着求他杀了我，杀了我，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他只将我抱着，没有用很大的力，胳膊上却浮现了青筋，我听见他沙哑的声音出现在我耳边，「唐水水，对不起.....」

我心脏微微有些刺痛，泪水划过眼角，侧过脸看着他泛红的眼尾，动了动唇角。

原来，他也会道歉吗？

后来，每次在我痛不欲生到想要自杀的时候，他都会抱着我不断在我耳边说着「对不起」，但是.....对不起这三个字，实属没有什么用处。

最起码，它不会让我身上的疼，减轻半分。

我记得，在我最后一次在他怀里失去意识前听到的话是，「水水.....是你说试试的。」

再醒来时，见到的便是唐若若。

.....

唐若若说是在路边找到我的，当时我昏迷不醒，躺在路边，地上还垫着件白色实验服。

她说现在我们要去 R 基地，那里是最安全的，我记得 R 基地，秦泽也说过。

一路上，顺利得出奇，几乎没见到一个丧尸，唐若若将水递给我，「姐姐，你都不知道，我们之前遇到了多少丧尸，怎么这几天，一个也不出现了？」

我握着瓶子，克制自己不去深究其中的原因。

与唐若若和宋觉非一起的另一个男人是个医生，姓顾，他的未婚妻在 R 基地等他。

也是多亏了他一路上给唐若若他们治疗包扎伤口。

晚上我们就在车里休息，身体疼的时候我会下车靠着坐在地上，不惊扰到他们。

不知是不是幻觉，我曾多次在痛得晕眩时看见了秦泽，他穿着白衬衫，袖子同样卷到小臂上方。

等醒来后却不见他了，而自己却躺在了车内。

宋觉非说我们现在距离 R 基地已经不远了，再行几天就能到了。

我不明白，问他那个叫 R 基地的地方就一定安全吗？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他这样回答。

20

丧尸爆发初期，有一支顶尖的研究团队一直在研究能够治愈感染的药物。

后来就在快成功的时候，研究团队内部发生了矛盾，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也没人知道他们是谁，来自哪里，也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如今，R 基地是另一个研究相同药物的地方，但这次的团队不对外封闭，反而让尽可能多的没被感染的人聚集过去。

我攥紧了口袋里的药瓶，浅声问道，「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因为什么？」

唐若若靠在车门上，嘲讽道，「肯定是因为利益了，毕竟那药物多珍贵啊！」

宋觉非打断她，「我倒觉得不是，具体原因，谁也不知道。」

赶路途中，虽然很累，但总归来说，心情愉悦了不少，宋觉非的性格很好，时不时还会说个笑话。

第一次笑出声时我倒是被自己惊到了，毕竟，我好像已经很久没开心过了。

在这末日的情况下，活着已是最重要的了，哪里还能管那么多。

不过.....我还是想要回去，我很想念我的家人。

.....

坐在车中前进到一段山路的时候，四周静谧地有些异常，甚至能够闻到一股血腥味。

不幸的是，车轮卡住了，大家只能下车去推，但我这个拖后腿人员就没加入了。

就在车轮快被推出来的时候，耳边传来了.....丧尸的声音。

那一瞬间，我甚至都不知如何反应，被唐若若拉着往车里走的时候还摔倒了。

前面后面都有丧尸在不断靠近，他们从车里拿出枪和棒球棍，与丧尸打起来了。

我扶着车站起来，看了眼被划破的小腿，没出声，一边往丧尸少的地方跑。

但还是被几个丧尸围住了，我没办法前进，也没办法后退，抱着头害怕地蹲下去。

接着，耳边传来倒地的声音，眼前出现一双黑白色的鞋子。

.....

秦泽将我带到了他的车上，他手中拿着消音枪，身上有很多血迹，短发有些凌乱。

站在车外，他握枪的手搭在车门上，另一只手拿了瓶矿泉水递给我。

我没接。

他也没在意，只把枪放到我怀里，喑哑低沉的声音传来，「你可以杀了我。」

我抓起枪看了看，轻笑出声，「凭什么呢？秦泽，凭什么我生不如死，而你就能以死解脱呢？」

说完，我就把枪砸在他身上，下车要去找唐若若他们。

刚走两步就被他握住胳膊，声音低哑道，「.....如果.....我后悔了呢？」

我转过身看向他，扬起唇角，「秦泽，你也该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扯开他的手，我往前走去，走了一段距离后看见唐若若他们已经找了过来，遂朝他们挥挥手。

但三人原本笑着的脸陡然顿住，我只听见身后有人惊慌地叫了声「水水——」，而后整个人就被一股大力推倒。

接着就响起一阵枪声。

21

秦泽替我挡住了丧尸，被咬伤了。

我被唐若若扶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宋觉非说他可能会被感染，大概不想让我看见他变异的样子。

宋觉非还说，之前一路上没遇见丧尸，可能是他先一步解决了。

我怔怔地坐在车内，看向窗外，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不是所有的后悔，都应该被原谅。

从口袋里拿出那只药瓶，秦泽说，只能选择一个人救。

如今，他也被感染了，可笑.....

我摩挲着，最终将药瓶给了唐若若，有了它，R基地的人应该会更快一些。

「水水，你的小腿还在流血，我先给你止血。」顾医生开口。

我看了一眼已经满是鲜血的小腿，不知要说什么，只能仍由他去处理，让他自己发现，止不住血。

唐若若很惊愕，问顾医生怎么回事，他皱着眉说需要仔细检查。

没办法，只能先用纱布草草包扎，尽快往R基地开去。

路上又是平静无波，宋觉非将车开得飞快。几乎将时间缩短了一半，就到了他们口中的R基地。

当时我已经因为失血过多快要陷入昏迷了，R基地的人似乎知道我要来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连医生也是。

我躺在手术室，四周静悄悄的，直到一阵沉稳的脚步声不断靠近。

我看见了那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秦泽。

我想我应该知道他的异能是什么了，我也该知道，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他戴着口罩，深深望了我一眼，而后抬起我的小腿，手上的动作极轻。

没有感觉到疼，以至于我就这么昏睡了过去，醒来时看见他已经摘了口罩，双目有着不自然的红，肤色异常泛白。

他望着我，看见我醒来，想我伸手扶我，我往后退了一点点，不想他触碰。

看了我一会儿，他从旁边的桌子上拿来三支针管，我下意识瑟缩了一下。

似是苦笑了一下，他嗓音嘶哑着道，「这是剩余的三支。」

话音刚落的一瞬间，我立刻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眼泪止不住落了下来，就这样看着他。

看着他眼也不眨地将针管扎进自己的胳膊，慢慢将药液注射进去。

手臂上的青筋凸起，他却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亦没阻止。

结束之后，他站起身，微微低头看着我，轻轻扯动唇角，「水水.....」

刚叫了声我的名字他又俯身轻轻搂住我，我没挣扎，也没说话。

他抓住我的手贴在他心脏出处，一边在我耳边低低道：「对不起。」

后来，他像是忍着极大的痛苦般步伐不稳地出了手术室，从始至终，我都没开口同他说一句话。

腿上的伤口是被治好了，但身上，还是会频繁地痛，痛到后来，我都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痛了，大约是痛感神经变得迟钝了。

不过.....我想离开这里了。

22

再见到秦泽，是在 R 基地的实验室。

他是实验体。

秦泽的异能是可以无限放缓感染后变异的速度，但只对他自己起作用。

所以，那些人开始对他的身体进行研究。即使唐若若已经将那瓶药给了他们。

透过玻璃墙，我看见他穿了件病服躺在实验台上，双手被固定在两侧，身上插着一些仪器，几个研究人员围在他身边，并在往他体内注射东西。

他的脸正好被研究人员挡住了，我只能通过他紧紧攥着的手指，以及青筋暴起的胳膊猜想，他一定也很痛苦。

我有些不明白，他这样冷血的一个人，也会愿意牺牲自己让别人来研究吗？

「你是觉非的朋友吧？怎么到这里来了？」出来了一个穿着实验服的男人。

我朝他笑笑，指了指实验室里面，「我能问一下，你们是在研究什么吗？」

「让他逐渐异化，看看普通人能够接受被异化到什么程度。」

我笑着点点头，表示理解了。

测试能被异化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要寻找到临界点吗？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下，秦泽.....变异成丧尸了呢？

似是知道了我的有疑惑，他继续道，「啊不过你放心，若是不能控制时，我们会将其击毙，不会让他伤害到你们的。」

.....

顾医生的未婚妻是个很温婉的女生，可惜身体也非常不好，但总归是比我要好一些的。

每当唐若若和宋觉非外出的时候，她就会过来陪我。

通过她我才知道，在没被感染的人群往这边聚集时，大波的丧尸也在往这里移动。

她还跟我说，实验室里的那个人现在已经变异到说不出话了，有些可怜。

指尖捏着杯子，我沉默了会儿，笑着问她，「如果他是坏人呢？很坏很坏。」

「唔，我觉得.....我得问问我家顾医生去，嘿嘿.....」她捧着杯子跑开，笑颜如花。

我失笑，忍着疼扶着墙壁走到窗边，看向那高高筑起的围墙。

那座墙，其实并不牢靠。

第二天中午时，基地里忽然都在说那个身体很弱的小姑娘被一个感染变异成的丧尸咬伤了。

我心中大震，那个女生.....

慌忙着就想去看看她怎么样了。

只是才刚出门走了几步，就听到实验室那边出现了混乱，甚至连枪声都出现了。

我稍稍停了两分钟，便又继续往前走。

然后迎面出现了一群人，脸色惊恐地在往反方向跑，我尚未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看见了.....秦泽。

或许真的是报应吧，如今的他兴许能体会到我当时地绝望了。

他身上有很多血和伤口，双目猩红，肤色白的异常，站在距离我三步的地方。

所以.....他是变异了吗？

唔.....看他的眼神，似乎还有自己的意识呢，毕竟.....他好像也没冲着人群乱咬啊。

「快，在那！」

就是这句话，使我的脑海迅速形成一个念头，几乎想也没想地就拼尽全力扑到他身上，接着就是「砰」的一声枪响。

23

秦泽无措地搂住我，说不出话，太阳穴处的青筋不断跳动。

我躺在他怀里，口中溢出血，忽然觉得有些开心，「原.....原来.....被枪打.....中，也.....没有.....很痛啊.....」

他的眼睛红的几乎要滴血，死死捂住我被枪打中的胸口，可血依然在不断往外涌，我抓住他的衣服，扯出点笑，「如.....如果.....幸运地话.....我可能.....会.....回家，会见到.....我的.....爸爸妈妈，再.....再幸运一点的话.....我.....我会忘记.....你.....」

失去最后一丝意识前，我感觉到脸上落下了点点水滴，灼热得紧。

.....

望着面前的台灯以及还未大亮的天色，我陷入了沉思，我刚刚.....是做了一个梦吗？

奇怪的是，我居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就在我靠在床上睡不着时，手机忽然跳出一个消息。

我拿过来一看，居然是小说的更新提醒，我随便点开看了一眼，有些惊讶，这本末世文都完结那么久了，居然还有更新？

是个番外，秦泽的番外。

秦泽.....没记错的话，他应该不是个什么重要的角色，值得作者给他写个番外吗？

不过反正也是睡不着，我就点开了番外。

.....

秦泽是个孤儿，性格比较孤僻，也很冷漠。

被唐水水无意救出来后，就被研究团队带走了，参与研究治疗感染的药物。

后来，药物被研究出来了，只是还没被公开，实验室就被不明分子攻击了，他们.....是冲着药物来的。

所以，研究团队的人全部分散逃跑了。

而那瓶药，就在秦泽的手中。

在被追赶的途中，秦泽被唐若若救过一次，唐若若还顺手帮助了他。

那或许是秦泽第一次感受到温暖，所以当他知道唐若若异能不能觉醒，并且被唐水水抛下时，就把唐水水抓走了。

他在唐水水身上做实验，希望能够找出唤醒唐若若异能的方法。

但出现了意外，他中枪了，又恰好遇到异能觉醒，高烧加上外伤，导致他失忆了。

他忘记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理应地，他不记得唐水水为什么会出现在他身边了。

唐水水原是想趁此机会逃离他的，但秦泽虽然失忆了，却依然很警惕，并没有完全相信她的话。

这时候，唐水水为了让他恢复记忆后能放过自己，就一直诱导他爱上自己。

当然，秦泽在那次唐水水因为他哭，为他治愈时，他就已经动心了。

后来，遇见了唐若若他们，他看见了唐水水口中的那个男人，宋觉非。

唐水水还想跟他们走。

秦泽不可能放手，但唐水水已经不愿意待在他身边了，也不愿意好声对他说话了。

他甚至听到唐水水对他说，她身体差是他害的。

其实秦泽曾恢复过一些片段的记忆，只是他不愿意相信，直到争执间他为了保护唐水水，脑袋被砸到了。

那一刻，一同涌来的不止有记忆，还有绝望。

再后来，他将贴着唐若若三个字的药水，换了个药瓶，给了唐水水。

把她送到了唐若若的身边后，开车提前为他们扫除障碍。

但他却在一次保护唐水水时被丧尸咬到了。

.....

唐水水的小腿流血不止，治疗的最佳地点就是 R 基地。

当然，他们不会轻易提供物资，所以，作为交换，秦泽做了实验体。

那天，实验室里有几个研究人员提到有个身体很差的女生被丧尸咬了，肯定活不成了。

听到这话的秦泽，以为是唐水水，便挣脱束缚，冲了出去。

其他人以为他变异了，随时准备击杀他。

意外的是唐水水替他挡了一枪。

那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一个几乎要变异成丧尸的人，抱着一具尸体恸哭。

然后，他带着那具尸体，一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

我关掉页面，只觉得心里闷闷的。

秦泽和唐水水之间的感情，很复杂，或许他们最开始的相遇.....就已经是错的了。

番外

在老妈的命令下，我还是乖乖换了件裙子，画了个精致的妆容，去见她好朋友的儿子。

好吧，就是相亲。

之前已经加过微信，简单地了解过。

对方是个硕导，今年二十八岁，没什么爱好，时间都贡献给了实验室。

我甚至已经想象出了他大肚腩以及秃顶的模样，但在 B 大湖边见到他的时候，全部被颠覆了。

以至于让我一度想不通，这个人.....还用得着.....相亲？

身高少说一米八，剑眉星目，戴着副金丝眼镜，衬衫袖子微卷到小臂上方，眼神淡淡的。

嗯.....好一幅斯文败类的形象。

在我再三确认他的确不是被家人逼着过来，的确没有女朋友时，我.....动心了。

然而就在我想着如何措辞时，他忽然开口，「你对我满意吗？」

我一惊，现在的帅哥都这么直接了吗？还是说.....他是个海王？

瞧见我的眼神，他连忙想要解释，「我只是.....」然后，卡壳了。

暂且相信他不是海王，这口才估计不行。

当然，我们还是在一起了。

.....

三个月后，某秦唐老师天天开始在我耳边念叨着结婚。

才三个月，结什么婚呀？

六个月后，某秦唐老师依旧天天在我耳边反复念叨着结婚。

才六个月，再等等吧！

九个月后，某秦唐老师还是没放弃地在我耳边念叨着结婚。

「泽丧丧同学，你准备什么时候才答应我的求婚？」某人搂着我的腰在我耳边咬牙切齿地问。

我抓着他的衬衫仰头看他，「结婚也行，但你先得告诉我，你那天睡着时.....为什么落了滴泪？你说，是不是梦到你前女友了？」

他低头环着我，忽然凑近轻笑一声，「我梦见你不要我了.....」

说完趁我没反应过来就吻上我的唇。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